

行走者

# 旅途见闻

刘洪

趁着春暖花开，大江南北走马观花，途中遇见了不少难以释怀的人和事，匆匆记下，算是旅途见闻吧。

## 仁者乐山

危乎高哉的乐山大佛，满脸浮耀着慈悲的佛光。

大佛脚下，乐山城，熙攘的马路旁，每隔一段距离，便有一座非常独特的“城市驿站”，屋宇小巧精美，周围花木飘香。行人走累了，可以走进去，坐着藤椅歇歇脚，喝杯清水润润嗓子，听着音乐醉醉心，还可以在书架上挑选一本好书，边喝边听边读。

如果遇到了下雨天，“城市驿站”还免费供应雨伞，至于能不能归还，就看借者有无良知了。据站内的人说，借出的伞，归还率是百分之百！这我

## “你有烟吗？”

3月17日，在北京驶往成都的火车上，一位脸蛋圆圆、白白净净的“小姑娘”坐在我的对座，很礼貌地问：“请问先生，您有烟吗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：一是因为借烟，二是因为性别，看着像个小姑娘，但是声音听上去又是个小伙子。

我早就关注这个人了，从西安上的火车，一路上，凡是停车，此人都要去站台上抽烟，甩着秀美的长发，大口大口地喷烟。当时我还觉得奇怪，一个姑娘家，

## 天津“鞍山道”

如今的天津，在我眼中成了一座“天城”。到处是大楼、大路、大花园、大广场，就连从前那座著名的百货大楼，也新增了一座更高更大的“副楼”，望着巍巍的楼顶，感到头晕眼花。

似乎什么都变了，变得大了，变得宏伟了。但是也有没变的，也有依旧很小的。比如鞍山道，还是那么窄，那么幽深，两边的房子，小门、小院、小

## “狗不理”包子

3月31日中午，我吃了顿“狗不理”包子，地点在天津和平区山东路的“狗不理总店”。进了店内，来到二楼，点了一屉三鲜馅包子，还有一盅乌鱼蛋酸辣汤，价格八十元。

十多分钟后，包子和汤端了上来，包子是现包的，汤也是现余的。对那包子，我既吃惊于它的小，还吃惊于它的少，小得一口就能吞下一个，少得仅有区区八枚！拿起筷子，夹起一枚，小

## 绝症老妇和她的丈夫

3月31日夜里，在返烟的火车上，和我同一车厢的一位老妇人，突然病痛发作。

列车广播员呼唤乘客中的医护人员前来救治。遗憾的是，并没有找到。整个上半夜，老妇人一直在喊疼，疼得在床上一会儿打滚儿一会儿跪着，蜷曲着身子。她披头散发的，骨瘦如柴。她的丈夫，却在对面的下铺上，睡着了，打着不小的呼噜。夜深时，她突然喊她的丈夫，说话呜呜噜噜的，听不清喊的是什么。丈夫没醒，呼噜依旧，不知是睡得很死还是故意不醒。她只好伸出她的一条瘦腿，试图去踢他，想把他踢醒，可是因为过于虚弱，

信，人在感动之中，一般都喜欢做大写的人。

“城市驿站”像个源泉，每天将源源不绝的美善流向四面八方。坐在驿站里，闲闲地翻阅朱自清的一本散文，我有点恋恋不舍、遐思翩翩。窗外江水泱泱，江畔榕树依依，美庐美景让我不由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孔圣人的一句名言——仁者乐山！

打眼一看，这很像是赞美乐山的一句话嘛。只是不知道，孔圣人的时代有乐山这座城吗？即使有，好像也不叫乐山吧？唐朝大诗人岑参曾在这里

抽烟怎么那么凶？我有些厌恶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抽烟，早就把它戒了。”

没料到，对方站了起来，朝我微微一鞠躬，说声“麻烦了”便走开，既不尴尬，更无怒容。我顿觉自己刚才的“厌恶”纯属矫情。

3月23日，在成都驶往北京的火车上，一位操着北方口音的青年笑嘻嘻地走过来，问我上铺的伙计：“先生，你有烟吗？”他一身破旧的牛仔夹克，板寸，刺青，大鬓角。这种人，哼，我即使有烟也

楼、小窗、小阳台，还有小店、小吃、小市场，步履蹒跚的小老太太和小老头儿，推着四轮小推车，车里装着鲜绿的小菜，小步小步地往前走着……

打心眼里喜欢这种烟火生香的不变之处。不光我喜欢，来自山野的杜鹃以及大杜鹃“布谷鸟”也喜欢，走在鞍山道上，会时时听见这两种鸟儿的清脆啼啭。

心翼翼地咬了一口，鲜汤烫嘴，鲜美杀嘴，好吃啊！每个包子都藏着一个肥美的大虾仁，还有海参呢，切得碎碎的，咬着良良的。那汤，也不错，鲜香酸辣，余味绵长。吃完了，咂巴着嘴，觉得连个半饱都不够，真想再来一屉猪肉馅的，可是看看周围的食客，不管男的女的，都在鸦雀无声小口小口地咬着、吮着、品着，没有一个愿意咋咋呼呼地充当大饭量。只好作罢，怅然

她不能把腿伸得足够长，也缺乏把人踢醒的足够力量。试探了两次失败后，她发出绝望的惨叫，像个孩子似地撒泼大哭。

我下铺的乘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走到那丈夫铺前，用食指点点他的额头，没点醒，又用手摇他的肩膀并催着他：“哎，哎，醒醒行不行？”终于他醒了，吼道：“干吗？干吗动我的脑袋？”那个凶样，像是要吃人。老妇人哇哇大喊号啕大哭并呜呜噜噜的像是大骂，才使他收回怒容，下了床，抱起她，骂骂咧咧地去了厕所。十多分钟后，两人才回来了。待把老妇人放到床上盖好了被，那丈夫嚷嚷着鼻子，

当过“父母官”，后人尊称他为“岑嘉州”，也就是说，唐时的乐山名叫嘉州。北宋苏东坡的时代，好像也叫嘉州，有《初发嘉州》诗为证，“汹涌走佛脚，旷荡造平川”。后来嘉州改称为乐山，固然是来自“至乐山”这一地名，同时大概也是受了孔圣人那句名言的启发吧？从改称可看出，乐山人善于“借花献佛”，这一借，非同小可，儒家的仁义、佛教的慈悲，在此水乳交融，就像岷江与大渡河在此汇合一样。于是，浪花轰鸣，浩浩荡荡，载舟润身，泽被万世。

不会给他！

上铺的伙计却默默地从提包里摸出一盒“中南海”，扔给了他。青年要拆封取出一支，只要一支，上铺的伙计说：“整盒送你啦。”“哎呀，哪好意思啊！”“见面就是缘分嘛，别客气。”

谁知过了不到五分钟，青年又笑嘻嘻地来了，说了声“给——”就朝上铺的身前扔了两个东西。嗨，是两块挺贵的巧克力。顿觉和上铺的伙计相比，我是有些差劲了！

鞍山道处处皆小，但是小中含大，道南面的“张园”，孙中山住过，溥仪住过，日本鬼子住过，人民政府和军管会住过，吸纳世纪风云，浓缩人间悲欢，称为“百年张园”，真是实至名归。

大与小往往不是绝对的，有的“小”，其实非常大；有的“大”，则需要“小”的烘托，更需要“小”的协奏。

出店，走到西面的大钟楼下，买了个驴肉火烧补上。

记得1984年冬天，我在天津读书时吃过一次“狗不理”包子。那时的包子，个头大，油性也足，肥肉颇多，吃着很解馋，吃完一屉，感觉肚里饱得非常陶醉。虽说不如现在的小包儿精美鲜美，但是我还是爱吃那时的大包子，就像一直爱吃母亲包的白菜心包子一样。

转过半个脸，朝下铺的说：“谢啦哈。”

车厢安静了不到半个小时，老妇人又开始了凄厉的惨叫，那丈夫，同时也恢复了沉睡，打着呼噜……

唉，久病床前无贤夫啊。

翌日凌晨五时我醒来时，那夫妇俩的床，都空了。下铺的说，两人是在济南大明湖站下的车。

下铺的告诉我，那个老妇人，是个肝癌患者，去北京大医院治病，没治好，没法治了，只得回家等着那一天的到来。那个丈夫，能陪着老妻历尽苦难去京城治病，也算是很了不起的。也许，他还想让妻子在治病的路上把春暖花开看上最后一眼吧。

# 春游

张善文

春游习俗自古有之，《岁华记丽谱》云：“郡人踏青游赏，散在四郊。”“三月三日气象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”，则是杜甫笔下长安城郊游人踏青的盛景。

阳春三月，春风和煦，我与昔日的中学好友一行十人，结伴到南山公园踏青赏梅。

三月的烟台，梅花并不鲜见，乍暖还寒的空气里暗香浮动。南山公园的梅园已进入盛花期，此处市区最大的赏梅胜地“梅映山林”，处处喜报春讯，有宫粉、垂枝、杏梅、美人梅、朱砂、绿萼、玉蝶等十几个品种。

漫步梅林，微风徐来，气息间是淡淡的梅香。放眼望去，一树树的梅花在阳光下开得正美。艳丽出众的红梅、冰清玉洁的白梅、娇柔欲滴的粉梅……一朵朵、一簇簇，各色梅花缀满枝头，灿若云霞，美不胜收。待从高处俯瞰，数千株梅树汇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画面，令人心情大悦。

同学们步入梅林，兴致勃勃，穿梭或伫立在梅花林中，争相拍照。女同学虽已年过半百，仍如当年一样活跃，摆出各种姿势，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，和美丽的梅花相映生辉。我们也互相为对方拍照，留下珍贵的纪念。

一位正在赏梅的男士一直微笑地看着这一幕幕，后主动提出为我们拍照。他不厌其烦地指导着女同学们，耐心地纠正她们的站姿，并不断变换拍摄角度，镜头中的她们自然而灵动。这位热心男士还指导同学们拍了集体照，为大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这为春游带来了惊喜，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叹，人间常有温情在。

欣赏完梅花，我们又沿着逶迤的山路辗转来到南山公园动物园，兴之所至，童趣满满。

这次春游并不是策划已久的，而是同学群一句不经意的提议偶然促成的好事。走出南山公园，同学们依然兴致勃勃，颇有恋恋不舍、游兴未尽之感。

人至老年，我们虽无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，但却拥有一种老当益壮、童心未泯的朴素情怀。乐观处世，宽以待人，快乐地度过晚年似乎便是我们的最大心愿。让更多老年朋友走出家门，快乐地拥抱大自然吧！只要留得童心在，人生永远是春天。